



續日本外史  
 德川氏  
 松平氏  
 四五

リ仔5  
 4537  
 6-3





門 9 伊 5  
4539  
卷 6-3



續內日本外史卷之四  
郡第  
區弟  
學區  
之印

續內

日本外史卷之四

馬杉馬杉繫繫著著

賴賴平復平復閱閱

德川氏後記

名護屋德川氏

和歌山德川氏

水戶德川氏

名護屋德川氏出於大將軍家康。家康第九子曰義

直。居尾張名護屋城。母志水氏。稱阿龜。男山。祠官志

水宗清女也。初嫁山城。入竹腰正時。有一男曰正信。



正時歿後。阿龜給仕家康。有身生一男。義直是也。義直同母兄正信。襲竹腰氏。亦給仕家康。義直受封尾張也。正信隸之。食今尾三万石。任山城守。義直以慶長五年十二月生。稱竹千代。時家康城江戶。乃謂曰。築城郭不以巨石。則不固也。治天下不以英俊。則不保也。夫。巨石英俊。皆爲國家之基礎。是以呼生兒竹千代。可更稱五郎太九。我邦俗呼。巨石謂五郎太。以名兒期。其英俊。亦不可耶。五郎太九年甫。四歲。賜甲斐五十万石爲采邑。慶長十一年八月。加首服。名義利。任右兵衛督。叙從四位下。後更名義直。其弟賴宣。

亦賜常陸五十万石。任常陸介。無幾移紀伊。增采邑五万石。義直傳。成瀨正成聞之。請增義直采邑。家康意不決。以諮諸老。諸老皆曰。以移其邑。特增常陸君采地耳。今也增右兵衛君采地。臣等不知其謂也。議乃決焉。傳命正成。正成曰。如此則宜移義直邑。以增采地。以兄居弟下。如倫理。何。家康聞之。遂增義直采地五万石。移邑尾張。命城名護屋。課其經費於諸侯。十六年。義直進從三位參議。兼右近衛中將。已而會家康討豐臣氏。乃率尾張美濃兵。赴大坂。居數月。豐臣氏議和。因引兵入京師。時後水尾帝幸家康。二條



城。義直率部下兵。及三河。寄騎衆。護衛之。步騎號三萬人。遂併寄騎衆。采地。領六十一萬五千五百石。於是賴宣老臣等憤之。賴宣曰。汝等勿誤焉。孤而食五十五萬石。乃足矣。豈有弟犯兄之理哉。事輒定。無幾。義直歸名護屋。家康尋發京師歸江戶。途入名護屋城。賞其郭郭櫓樓壯麗。元和元年五月。家康再討大坂。義直率兵從之。是歲七月。豐臣氏亡。是役也。義直在後軍。以故不接鋒於敵。深悔不為先鋒焉。已而從家康入伏見城。尋歸名護屋。歷中納言。至從二位大納言。義直生一男一女。男光友襲封。累進至從二位

大納言。女某適大納言廣幡忠幸。光友生四男三女。長子綱誠襲封。至從三位中納言。次義行。居美濃高洲城。食三萬石。任攝津守。綱誠生六男一女。長子吉通襲封。有一男。曰五郎太九。早逝。以綱誠弟繼友為嗣。繼友襲封。已而讓於弟宗春。吉通以下宗春。並拜從三位中納言。宗春為人。放慢不羈。好華奢。及襲兄繼友封。寵用胥吏。星野彌右衛門。舉藩務。與之議。彌右衛門所言。無不聽焉。彌右衛門累獻阿媚。創游郭。於名護屋。徵京師大坂娼妓。居之。絃歌之聲達四境。宗春微行。留連盡其歡。乃稱病。潛遊京師。宿島原。及



祇園妓樓。攜妓觀四條橋納涼夜景。尋抵大阪。投新町遊郭。京阪娼妓陽為不知之。使宗春恣其淫遊。宗春遂攜京阪娼妓五百人還。名護屋。置之城中。日夜淫宴。委藩務於彌右衛門。彌右衛門專橫。自逞威福。於是士民困苦。訴哀於宗春。宗春弗省焉。已而之江戶。屢遊芳原街。寵娼某。遂賜扁諱曰小春。元文三年十二月。宗春遊芳原。日夜沈醉。行人旁午促其歸。至明年正月元日而還。故事是日列藩登營獻賀將軍。宗春宿醉未醒。以故不能登營。將軍吉宗聞之。命錮宗春于江戶麴街邸。宗春無嗣。吉宗使其族松平義

淳襲封。因謂義淳曰。卿勿與宗春以父子相接。吾特命賜封於卿也。改名宗勝。宗勝高洲城主松平義孝子。義孝細誠第二子也。宗勝既入名護屋城。進從二位中納言。初宗春襲封也。正德中。將軍家繼薨而無嗣。宗室及諸老議之。德川綱條年最長。位在宗室第一。專主繼嗣事。曰。德川繼友為祖家康孟孫。宜紹職也。時家繼母勝田氏猶在焉。乃曰。吉宗賴宣孫為東照公曾孫也。而有民望。且富春秋。不如立也。側用人間部詮房亦以為然。繼友聞之。謙辭以多病。詮房等遂迎吉宗為嗣。於是勝田氏與詮房用事。無幾繼友



薨。宗春意，吾以繼友弟襲封。夫尾紀水三藩幕府之柱石，而尾為伯氏。紀居仲氏，吾兄繼友謙讓。吉宗乘之，終以仲氏侵伯氏，何其驕乎。吾與吉宗俱宗室，庶孽有何面目北面事之乎。縱令不能富保四海，樂不可不極也。日夜宴遊無度，遂被廢黜。云宗勝有五子，長子宗睦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宗睦有五子，長子治休，次子治興，早逝。其餘三子亦皆夭。宗睦弟治行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治行無嗣。大納言一橋治濟，孫齊朝襲封，拜正二位大納言。次齊溫，次齊壯，皆以將軍家齊庶子，相繼襲封，並拜從二位大納言。齊

壯無嗣。田安齊匡子慶滅，入襲封，亦無嗣。松平義建子慶恕，入襲封，後更名慶勝，累進至正二位大納言。嘉永六年，將軍家定下米國上書於列藩議之。慶勝曰：合衆國使節所要請條件，僕通覽之。舉犯吾祖東照公法制，旨趣非輕也。幕府所不允焉。僕固知之矣。縱令謀一時無事權，允之，彼之貪欲無限。至竟不奪不饜之情況，瞭然乎言下。雖然，粗暴却之，恐非良策焉。僕意不如正信義，溫言謝絕之也。如此，則縱令挾鄙野兇心，豈有舉無名師來伐有名國耶。若夫不服吾國制，來侵邊境，則盡闔國之力，決安危於一戰，亦



不可耶。往年魯國之要通商也。幕府不允焉。輒與米國結通商約。魯國必謂疏於甲而親於乙焉。如此則信義果何在乎。且我民心之所不歸嚮。是故斷然謝絕。以全國制度幾乎不背祖宗建國之意也。如其漂流民付之和蘭人。送還其鄉國。亦無妨焉。又曰。大凡守禦術。不保必攻之勢。則不可也。然以吾脆薄木船。當縱橫自在。鍊艦其勢固不可較也。於是速命和蘭人造鍊艦。且購大砲小銃。使列藩及麾下士講習其術。協心戮力。誓保護國家。是僕之所願。以聞而已。然事固係皇國之安危。如其裁斷。則宜奏以仰天音。

也。家定詢之諸老。僉曰。慶勝所言。不為無其理。然事情切迫。何暇天裁之仰。且我國太平日久。武備廢弛。未可遽得整頓也。不如姑許彼之所請。一二待武備整頓。而後謝絕矣。終約和親通商。素出家定及諸老專斷。慶勝歎曰。嗚呼。孺子誤國。乃與德川齊昭。松平慶永。山内豐信。鍋島齊正等。議外交拒絕策。安政五年六月。家定病篤。因議定繼嗣。慶勝謂。一橋慶喜。年長才敏。衆望所屬。立以為嗣。皇張武威。亦非難也。乃登營將謁家定決事。大老井伊直弼沮之。曰。將軍寢病。不可以聞焉。如繼嗣。臣請當其議。於是慶勝不得。



要領而退。直弼竊謂幕府置大老。以將軍幼弱也。若立慶喜為嗣。則吾輩為尸位必矣。不如擁幼主。以全自己威福也。遽迎德川慶福為嗣。更名家茂。時年十三。慶勝竊語人曰。直弼專橫可憎也。直弼聞之。漸疏慶勝。已而家定下教。黜慶勝。因命慶勝弟攝津守義比。自高洲入。襲封。更名茂德。拜從二位大納言。天皇深憂德川氏內訌。詔宥天下罪囚。家茂危懼。乃釋慶勝。幽屏。稱前大納言。命參大議。於是慶勝屢登營。與家茂款語。移晷。文久三年三月。家茂西上。慶勝從之。乃說曰。君臣和而外夷可攘也。諺曰。去者日遠矣。今

也將軍速歸江戶。臣恐天幕間生釁。願緩東歸。當此時。英國使節迫江戶。責薩人殺英人罪。促其贖金。日急。江戶為之騷擾。東人思歸。乃勸家茂東。慶勝憂之。奏請停其東歸。天皇優遇家茂。使慶勝輔鎖港攘夷。議茂德留守江戶城。東人咸曰。朝命多不利於幕府。將軍久逗京師。恐損幕威。茂德乃與幕府諸老謀。致書家茂。促其東歸。已而江戶諸老多稱病。不視事。茂德憂之。將西上。有所奏請。慶勝在京師聞之。使人留茂德於途。茂德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尋致仕。以慶勝子元千代為嗣。慶勝亦移病就國。元治元年十



續日本外史 卷四  
月。慶勝奉家茂命，使長門。讓其國人，罪獲罪魁福原元間等首級而還。無幾，長門人再構兵事，聞幕府。家茂欲躬討之。慶應元年四月，命茂德為先鋒，總督茂德辭曰：「去年慶勝奉命使長門，今以吾代之。如不喜慶勝者，故辭焉。」老中松平宗秀說茂德曰：「非謂兄氏不善處長門事，將軍優慰，不欲再勞之耳。卿即避嫌，將不利於幕府也。」若使兄氏奮起從軍，將軍喜可知也。茂德不聽。於是乎家茂再下命，以中納言德川茂承為先鋒。茂德為後軍。慶勝乃上書於家茂曰：「毛利氏已刑三渠帥，謝罪而令殿下親征之，何也？彼即有

著罪，則天下共討之。若信細作言，加憤於彼，彼或有辭。慶勝不肖，猶且恐宗家隆替在斯，舉願殿下熟計焉。家茂弗報。茂德遂辭命，不從軍。二年七月，家茂薨於大阪城，無嗣。中納言慶喜在京師，奉家茂遺命，紹職，乃移手書召慶勝，以參大議。慶勝竭股肱力，而議多不協。將就國，天皇慰諭留之。三年十二月，慶喜在京師辭職，尋抵大阪。天皇勅慶勝及松平慶永收幕府，歲入於朝廷。慶勝奉命抵大阪，說慶喜曰：「朝廷既廢幕府，政權歸一，宜納其歲入，以充朝政經費。不然則列藩將不利於我德川氏。且朝廷更議祿制，將班



續日本外史 卷四  
宗家於列藩上。公勿惑之。慶喜有沮色。是月廿八日。慶勝還京師。以聞。京師戒嚴。居數日。慶喜將率兵入京師。慶勝乃與慶永謀。使人諭止之。曰。聞公將入京師。宜輕裝副朝旨。願勿用兵馬。公若有戒心。僕等以尾越兵抵死護之。慶喜弗省。於是慶勝遂與慶喜絕。曰。大義滅親焉。率兵護禁闕。時尾張人私結黨。欲以援慶喜。慶勝憂之。賜渡邊新左衛門。榊原勘解由等十三人死。褫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秩。以示大義之所係。

家康第十子曰賴宣。居紀伊和歌山城。是為和歌山。德川氏賴宣母正木氏。稱阿萬。上總大多喜城主左京大夫邦時女。仕家康受寵。稱後築山殿。生賴宣及賴房。賴宣幼名長福丸。長福本為叔父松平定勝幼名。家康嘗欽定勝勇壯。因襲其名。云長福丸甫二歲。慶長八年十一月。賜水戶二十萬石為采邑。明年加五萬石。十一年八月。加首服。稱賴將。任常陸介。叙從四位下。十四年十二月。更賜駿遠兩國。食五十萬石。元和五年。移於紀伊和歌山城。更加五萬石。已而更名賴宣。叙從三位。任宰相中將。先是家康攻大阪城。賴宣時年十四。從在後軍。將進戰。會聞城陷。戰亦已。



綱目卷四十四 卷四  
罷馳詣家康陣告曰是役也以兒在後軍不得加一  
矢於敵豈不多憾耶言未畢揮淚而泣松平正綱諭  
曰如斯攻城豈何今日而已卿猶幼更可期他日也  
賴宣變色曰攻城更可期焉幼不可再得也家康聞  
之喜曰賴宣今日之一言實勝萬矢功水野勝成細  
川忠興等亦在側心服賴宣偉言乃歎曰虎兒喰牛  
是之謂也賴宣官至從二位大納言有三男二女長  
子光貞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次賴純仕左京  
大夫賜邑伊豫西條食三萬石二女適左衛門督松  
平信平及相摸守池田光仲季子稱修理早逝光貞

長子綱教襲封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弟賴職賴方  
賜邑越前並食三萬石綱教無嗣賴職入襲封未數  
月卒無子弟以賴方為嗣賴方更名吉宗拜從三位  
中納言當是時幕府無嗣吉宗以賴宣孫出繼之拜  
從一位大將軍兼左大臣於是賴純子宗直自西條  
入襲封拜從二位大納言宗直子宗將宗將子重倫  
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中納言重倫為人放縱酗酒  
數及侍臣遂致藩務紊亂藩老憂之時宗直二子賴  
淳在西條任左京大夫沉勇愛士用意民事令聞四  
至至是藩老等欲迎之因與重倫女婿一條輝良議



請廢重倫。迎立賴淳。將軍家治聽之。乃賜賴淳名。治  
貞。治貞入襲封。為政深沉偉斷。闔國向化。先是燕室  
禦寒。設爐四邊。治貞厭其侈。止設一爐。餘悉給侍衛  
直房。其儉德愛人如此。頗有懋績。世稱之。紀麟公累  
進。至從三位中納言。而無子。重倫子治寶襲封。累進  
至從二位大納言。治寶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自清  
水邸入襲封。官至正二位大納言。齊順未有子。養其  
弟齊疆為嗣。齊疆至從二位大納言。已而齊順生慶  
福。慶福立為齊疆嗣。拜從三位宰相。無幾。慶福出為  
將軍家定嗣。更名家茂。拜正二位大將軍兼右大臣。

於是左京大夫賴學之子茂承。自西條入襲封。拜從  
三位中納言。文久三年八月。茂承率兵入京師。館二  
條城。是時中山忠光舉兵。大和稱曰天忠黨。茂承奉  
詔使老臣水野多門率兵伐之。我兵屢失利。多門傷  
走。茂承欲自將出討。天忠黨無幾。大和平。十月。獻捷  
京師。慶應元年。家茂征長門也。拜茂承為先鋒總督。  
二年六月。茂承出陣廣島。長門人慄悍奮突。破先鋒  
井伊直憲。搦原政敬兵。將來襲廣島牙營。勢殆不可  
支。時家茂在大阪城罹病。茂承危懼。遂引兵還大阪。  
復無西顧之意。明治元年正月。前內大臣慶喜舉兵。



大坂。茂承欲佐之。出其兵三千。陣天王寺。無幾慶喜東走。其將佐臣僚亦皆逃散。或南入紀伊。乞哀。茂承事聞京師。天皇詔問其嚮背。茂承恐懼。上疏表其無異志。

賴宣弟曰賴房。居常陸水戶城。水戶德川氏是也。賴房賴宣同母弟。幼名鶴千代。生甫四歲。家康授常陸下妻十萬石。為其采邑。慶長十四年。更賜水戶城。食二十八萬石。十六年。加首服。名賴房。叙正四位下。任左衛門督。兼少將。後歷參議。至正三位中。納言。賴房有十一男十五女。庶長子賴重。任右京大夫。氏松平。

別賜常陸下館城。食五萬石。後徙於讚岐高松城。食十二萬石。賴重弟光圀。為賴房嗣。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次賴元。賴隆。賴雄。並賜封有差。光圀英毅好學。勵精圖治。下士愛民。著書幾千卷。皆傳於世。夙慕泰伯之風。嘗謂賴重有疾。雖兄別賜封土。而不襲本封也。吾意不為安之。乃納賴重長子賴世。立為世子。賴世更賜名綱方。拜從四位下。左衛門督。未幾而卒。年二十三。於是養綱方弟綱條為嗣。因出長子賴常。為賴重嗣。寶永五年。加賜光圀秩七萬石。併食三十五萬石。明曆三年。光圀始有修國史之意。乃置彰考館。



招才識之士。募求天下逸書。閱歷搜檢。列神功皇后於妃傳。帝大友於本記。以南朝為正統。匡正舊史。誤謬。因建碑於攝州湊川。封楠正成墓。使人知其所向焉。後數十年。史成名曰大日本史。天和二年。朝鮮國使節詣幕府。賀將軍綱吉。紹職。書辭驕慢。光國怒。却其書。使節遂巡謝罪。事乃平。三年。光國奉靈元帝勅。作硯銘。乃賜備武兼文絕代名士之宸語。元祿元年。村民殺園鶴。獄已決。明年春。光國在那珂別館。至刑所。欲手斬囚。揮刀擬其頸。曰。惡奴殺鶴。典刑所不容也。乃為斬之。忽呼曰。新八來焉。新八者侍臣中村顧

言也。顧言輒趨進。光國曰。今殺此囚。死鶴不可復活。且為一禽殺人。我所不忍。因欲釋之。如何。顧言俯伏。連稱贊盛德。光國遂釋之。他日從容謂顧言曰。殺鶴者死焉。國有常典。況殺我園所養者乎。然人命至重。禽鳥至輕。揣其輕重。法亦行其中。而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故釋之。顧言對曰。此乃邦家無窮之福。傳至他邦。聞此盛德。比例慕効。則免於刑戮者。或有其人。仁愛之至。其所關係亦大焉。光國自喜其為善。是歲。光國年六十三。結廬於水戶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耳。而人見壹。辻達。中村顧言。栗山愿。安



續日本外史 卷四  
積覺等數人。尤被親昵。十三年十二月。光因薨。詔贈從二位大納言。綱條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綱條子吉孚早逝。養松平賴豐子宗堯爲嗣。宗堯子宗翰。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宰相。宗翰子治保。治保子治紀。治紀子齊脩。皆相繼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或權中納言。齊脩無嗣。弟齊昭襲封。亦拜從三位權中納言。先是齊脩罹病。藩老議繼嗣。將迎清水恒之丞。恒之丞者。將軍家齊庶子。後改名齊疆。時彰考館總裁藤田彪者。資性英毅。峭直。頗負氣節。慨然奮曰。東照公之所以立三親藩。欲廣其血胤。共輔幕府。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而台德大猷二公。及尾敬侯之胤。既不可見。則東照公之統。僅係於紀龍侯。與我威侯之胤。萬一喪威侯之統。則獨存紀龍侯之胤耳。何不副東照公遺言之甚。今而有敬三郎君在焉。若奉清水君。則奈威侯之統何。已而十月朔。根本敬義寄書於彪。曰。青山延于。亦憂儲嗣不定。請藩老榭原淡路家。以論義之所。係淡路。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三藩均。是東照公之胤。我侯萬一有不可諱。則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延于怫然而出。云。又曰。郎中用事者。日夜出入。閣老水野忠成。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

之安也。不幸而台德大猷二公。及尾敬侯之胤。既不可見。則東照公之統。僅係於紀龍侯。與我威侯之胤。萬一喪威侯之統。則獨存紀龍侯之胤耳。何不副東照公遺言之甚。今而有敬三郎君在焉。若奉清水君。則奈威侯之統何。已而十月朔。根本敬義寄書於彪。曰。青山延于。亦憂儲嗣不定。請藩老榭原淡路家。以論義之所。係淡路。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三藩均。是東照公之胤。我侯萬一有不可諱。則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延于怫然而出。云。又曰。郎中用事者。日夜出入。閣老水野忠成。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



邊氏在江戶則足以破有司之姦。書辭甚激烈。彪得書謂是乃我藩之大事。志士損命報國之秋也。直詣山野邊義觀家。竊示敬義書。且謂曰。事急矣。夫子盍謀焉。義觀乃領焉。義觀稱兵庫主水正義質子。以門籍別受俸祿。列老班。彪即會二三同志。川瀨教德。會澤安。吉成信貞。飛田勝。鈴木宜尊等來集。杉山忠亮亦與焉。乃議馳赴江戶之策。蓋不稟而出境者。國有典刑。以故其議紛紜不決。教德長於決斷。輒曰。使吾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之福孰大焉。議遂決矣。時義觀父義質執藩政。告以實則不獲發也。乃

陽爲禱。侯病於靜神社。義觀乘馬而出。於是彪及川瀨會澤。杉山吉成等皆褰衣而出矣。時既五更。至長岡驛。則吉成後矣。蓋途要戶田忠敬也。忠敬深沉有義氣。即振衣俱共上途。三日抵江戶。皆謂藩老有司不足與責。所賴唯有支藩守山侯耳。是夜義觀詣小石川邸。候病。彪等四人詣守山侯。邸請謁。侯沮之。其臣選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人於燕室而見之。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侯謙遜持重。不肯爲果斷之言。徐曰。宗藩大事。吾不敢竭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吾之所可豫言。



也辭意慙慙。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之不  
腆也。詰旦俱詣小石川邸。陳所以不稟而出境狀。尋  
叩根本敬義家。敬義沈毅尤重節。初有侍讀岡井翁  
者。憂君侯無儲嗣。屢諷言請立敬三郎君為世子。齊  
脩頷之。然議未決。因親裁其事由。賜翁及翁病將死  
以為敬義可托大事。竊示侯書於敬義曰。吾老病交  
至。子其議我。侯繼嗣有以紹吾志。則幸莫大焉。敬義  
感激許諾。至是日夜憂苦。雖身在下僚。自任之厚可  
想也。時桑原信毅。吉田令世。高須榮清。吉村榮藏等  
至。皆有志之士。時吉成信貞亦來會。於是忠義慷慨。

議論奮發。水戶同志士不期而南上。終繹相踵者。三  
木之則。跡部正生。淺利定應。鶴殿熊吉。戶田忠敬。友  
部好生。增子敬茂。大嶺六八。白石又右衛門。小原忠  
次郎。山中市郎。右衛門。坂場時敏。安島彦之允。石河  
幹忠。金子敬孝。村田彌一郎。秋山盛恭。太田政德。池  
原六作。岡野軍藏。馬場盛。岡本秀俊。菊池彦助。後藤  
安兵衛。小瀨軍藏等。皆一時之英俊。而其留水戶。抑  
而不發。隱然致禦侮力者。不尠云。無幾齊脩薨。諸士  
相與號慟。歌耳侯命。未有命令之鎮。人心彪等復謁  
守山侯。說曰。事太迫。願勿猶豫也。侯曰。戶田吉成。桑



原吉田諸輩來責吾亦若子之所言吾不敢竭力予等勿憂也彪因舉義之所在反覆陳說不遺餘蘊既而幕府下令立敬三郎為嗣至是羣議始平敬三郎即齊昭也齊昭為人英敏有大志竊憂國家形勢日趨衰頹然抑而不發者有年於茲一旦受齊脩遺緒入纘其統數月之間奸臣廢黜無遺佞倖便嬖驅除既盡更舉方正材能士任用耆舊故老不一年奢侈頓止質朴之風被於市野齊昭謂大將軍春秋既高諳熟故事而水野忠武林忠交徒威權赫灼天下之事不易遽挽回也無已則匡正我封內俗修文奮武

裨衛幕府以為中興嚆矢則足矣於是日夜孜孜從事於此者十六年如一日也嘗憾山陵荒廢奏請圖其修繕廼欲先修畝傍山陵以序及他陵據下野處士蒲生君平所著山陵志辨知其方位遠近上地高低適藩人桑原信毅祇役於京師躬至畝傍山詢諸土人或參考舊記以貝原篤信說為可據始辨山陵志謬蓋篤信時山陵雖廢其趾猶存至君平時其遺趾殆亡所以有謬信毅筆其說為一卷以上齊昭齊昭建議於幕府謂自神武辛酉元年至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而近及庚子歲將盈二千五百年宜及斯



時修其山陵以明忠孝於天下。今議者或曰：尊天朝則幕府失威德，是何言也。山陵荒廢日久，或唱忠義者，孰不欲澆一杯報國恩而不為之者，蓋憚幕府也。若夫謀禍難者，修山陵以唱義於天下，則非幕府大耻耶。是故明忠孝以絕非望之念，則天下人民將服幕府忠義，何失威德之有。幕府遂不能用焉。既而天保十一年，太上皇崩，齊昭又建葬祭之議於幕府。且寄書關白鷹司政通，以言其志。政通深感齊昭之忠誠，取其書供天皇乙夜之覽。政通以為葬祭之禮難遷復古，然若謚號則不可不奉也。因議之將軍家慶。

又使齊昭贊成之家慶不敢違，遂奉謚曰光格天皇。蓋安和天祿以來不奉謚者，殆九百年。至是始復古儀，齊昭與而盡力焉。亡幾，京師泉涌寺罹災，泉涌寺者，歷朝山陵之所在。齊昭欲因以廢其佛刹，清其地。又謀之閣老及關白，事遂不果。先是齊昭就國，請講兵於野，幕府允之。乃大蒐於水戶城南仙波原，歲以為例。十三年，幕府下令瀨海諸藩備外寇。齊昭欲毀銅佛及梵鐘，鑄造煩銃，議者難之。齊昭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豆州毀京師大佛以鑄錢，是亡他變，無用為有益也。且聞銅佛能濟眾生，銅鐘能戒忽惰，今變



之用。諸海防以虞腥羶夷賊。濟神州之生靈。振起天下之急情。則其功德不亦大且廣乎。遂稟之幕府。幕議遂巡不決。齊昭夙有興隆神教之志。蓋藩祖賴房之遺意。而光罔之所紹述。至是神祇混祭於浮屠者。務要區分明晰。逐破戒僧者若干。其畏罪自逃者亦若干。其所謂修驗虛無僧者。或轉為祠官。或降為農商。幾千人也。因創弘道館。使士民遍就學。初齊脩在世之季年。財用不足。諸吏皆謂元和建業之日。藩祖威侯猶幼。倘使東照公迨見威侯之成長。則其增封也必矣。而我藩地境比之尾紀二藩。廣狹懸隔。而儀

仗鹵簿。及百般事務。與二藩頡頏。成鼎立之勢。所以常苦於窮乏也。及齊脩薨。財用益窮。諸吏輒欲請增封。齊昭曰。增封者所以賞有功也。夫三百諸侯之浴恩澤者。皆非其祖先踏鋒銳。冒矢石。則以有勲勞於社稷也。今吾蒙父祖餘澤。雖備員三藩。未嘗有毫髮報幕府。而徒以窮乏望增封。何以示訓於諸侯。無已。則蝦夷地方乎。有司愕然。齊昭正色曰。昔者天文中南蠻人航海。抵大隅種子島。是為洋夷窺窬我邊陲之始。當時稱南蠻者。伊斯把尼亞。杜爾土瓦爾之種屬。而其針路皆自南方通。故稱南蠻也。所謂南蠻人



者乘我國兵馬擾亂。屢航海而來。於二肥大隅諸州。漸布其邪教。至弘治永祿際。若大友宗麟。小西行長。唱其法。布諸我西南諸州。織田氏亦嘗試其法。而以聰明資。遂察其奸邪非正教。欲禁之。而不果。豐臣氏始設其禁。務驅除邪教之徒。而洋夷狡黠。潛匿各所。未盡除也。東照公察其大害於國家。嚴令天下。搜索追捕。命板倉勝重等。按檢畿內及西南諸州。苟奉其法者。皆執而斬之。京師四條河原。既而又毀其教寺。在京師長崎。及其他西南各所者。破壞其佛像及什器矣。而邪教之蠱惑民心者。牢固不拔。至寬永年

間。遂有肥前島原之變。凡內地之民奉邪教。遭刑戮者。至是前後二十八萬人。云其禍毒可勝言哉。大猷公修東照公舊典。益明邪教之禁。凡橫文之國。一切拒絕焉。於是洋夷不得復窺我邊陲也。而獨以和蘭教法。與羅馬諸夷異。許時往來。長崎通有無。以為西洋諸夷間諜。使其每歲報告於幕府也。然虜之桀驁冥頑者。猶或犯我禁。來窺邊陲。不啻一再當是時。國威方熾。必火其船。必幽其人。於是乎不敢窺邊陲者。殆百五十年。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近時鄂羅斯。英吉利二夷。復注目於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慰諭



遣之。至其甚則給薪水鷄菓。今也微文政攘夷令則東照大猷二公之貽謀殆荒矣。夫洋夷之出沒海上禍必不測是故其武備不可不嚴焉。其方畧不可不審焉。是吾慨然所以日夜憂苦欲以體祖宗之遺意也。縱然彼侵沿海之地燒我村落傷我人民其勢不必保久彼若擾內地逼要衝則我人民必憤怒激昂勇氣百倍苟爲之將帥者蓄其銳因機制變以我所長衝彼所短則我可以得大捷矣。抑又使彼日往來海上數千里間連艦鳴砲張虛聲以震驚內地其始也瀕海騷擾如不耐奔命者其終也肅然不動使彼

自疲於往來則勢必不得不就陸地決戰。至是始可逞我志矣。是雖其大勢亦可以察其細理也。由是言之洋夷之出沒海上非不爲憂而其禍未必爲甚大焉。若夫蝦夷地方神州北門鎖鑰而委之一小諸侯不敢問其人民及經界諸侯亦委之商賈以網瑣末之利豈知今而不問其經界與人民他日必來國家大害耶。吾聞鄂夷開府於加摸沙徒加進據宇留都府而其先鋒既逼惠登呂府之北宇留都府之地舊爲蝦夷人漁獵之場近時鄂夷亦來互相漁獵遂就其地爲廬舍於是蝦夷人不得漁獵其地寬政中幕



府吏員近藤守重。按檢蝦夷地方。北至惠登呂府。則鄂夷既建十字柱。於是地時我藩士木村謙者。亦從守重而往。守重命謙拔十字柱。換以木標。乃大書曰。大日本惠登呂府。距今四十餘年。而鄂夷用意既已如此。嗚呼。謂北虜無圖南之志耶。他日蠶食吞併。我蝦夷地方。松前失其守。則恐函館以北。皆爲鄂地。是其禍與窺窬邊海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因吾竊講其策者。日已久。往時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爭戰。彼勝我敗。亦皆一家之幸不幸耳。苟寸壤尺民。沒入之外夷。則我日本之國辱國害孰大焉。是故雖寸土

尺民。可以死守之也。夫蝦夷千島。本係我神州之地。如其加摸沙徒加。亦既用蝦夷言語。則明知在源豫州。經畧範圍之中也。世傳源豫州實不死於奧州。竊逃於蝦夷。今蝦夷俗極愚戇。而曰義經則尊崇不啻安知世傳之非偶然。而今鄂夷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僅保久奈志。利惠登呂府耳。而所失之地。何啻一寸一尺。是爲千古悲憤也。是故鎮撫術不可不講焉。開拓策不可不畫焉。而議者或謂蝦夷地瘠鹵不可耕。氣候極寒。陰霧四塞。僅有公海諸港之可居。而其人暗愚柔弱。不知禮義。縱令拓其地。不得種穀殖



財得其人。不得施教爲治。以故幕府措而不問之也。是信尋常迂腐之論。倘使有偉畧雄斷如舜禹者。隨山伐木。泝水得源。直踞其中央。大移內地之民。糞其田。糶其野。以銷其陰霧。變其氣候。則愚者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爲一大國也。必矣。而非擲風沐雨。凌寒冒雪。辛楚艱難。從事於万死。則其大業不易致也。故雖請此地於幕府。無愧於心矣。因出所嘗講之策。及地圖一通。示之。諸吏益恐怖。齊昭遂書其由。以謀於老中大久保忠真。忠真獲齊昭書。亦大驚。然忠真近時良相也。常慨洋夷跋扈。文政攘夷。令

蓋出忠真裁斷云。以故深感齊昭用心。出意表。延往復辨難者數矣。以爲往年幕府以松前氏微弱。不能當折衝之任。徙之於梁川。新置松前奉行。從事於鎮撫開拓。已而復委之松前氏。今也欲嚴北門鎖鑰。則在再修往年故事耳。然長崎奉行二員。才得其選。而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齊昭答曰。昔日東北海路未通。外夷之患。獨在長崎。然而蝦夷直與鄂夷接境。既通舟船路。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幕府再置松前奉行。鎮之。則社稷之福。何加焉。既不能置奉行。徒以苟安姑息。拒吾說。不亦異乎。忠真持重。



續日本外史 卷四  
未有遽所對也。亡幾忠真卒。齊昭又謀之於老中水野忠成。忠成陽是其說。忠成沈鷲有智畧。慮齊昭之銳氣不可尚。暫避其鋒也。而齊昭自信愈厚。有暇則按地圖審地形。或托田獵放鷹。習身於祁寒霜雪。居數年。忽有流言曰。英人將護送我漂民而至。又曰。清國爲英人所侵。大取敗衄。其說皆出於蘭人。於是乎幕府遽廢文政攘夷令。瀕海之國不得輒碎虜船。天下有志士索然解體矣。齊昭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然若我藩不得不以盡力焉。迺稟狀於幕府謂。封內民俗愚戇。日布攘夷令。猶恐結交外夷。今廢攘夷

令。則姦商乘之貿易之弊害遂不可防也。請襲文政令以全我民。幕府不能報也。齊昭益修武備。造船艦。新鑄大砲者數百門。議者或諫之。齊昭哂而不應。蓋齊昭志在極北千里之外。不啻封內二十里海港也。而封內人猶不能察其遠畧。則讒間之所由生。未爲亡其謂矣。弘化元年四月。老中阿部正篤召我老中山信守。詰以七事。其一曰。中納言君未絕蝦夷之念。耶由是觀之。齊昭大志所以來幕府大疑也。而蝦夷之事尤爲有司所忌云。是月十八日。老中土井利亨。阿部正篤。牧野忠雅連署傳幕府命。召齊昭。齊昭時



在國報已至。乃謂諸老臣曰。吾以庚子歲就國。例當以翌年詣江戶。而如正封內。經界。建學校。事頗繁雜。因更乞暇。適文恭公薨。吾請奔其喪。幕府有旨。遂不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庶政一新。翕然有中興之勢。越一二月。牧野忠雅寄書。懇懇吾詣江戶。意使幕府用吾耶。宜老中連署傳招令。倘使其忌吾耶。吾既不奔。故將軍喪。今因忠雅一人言。自請詣江戶。則恐招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以俟命也。延以實答。忠雅何圖。旬日間。忠雅免職。賜吾五六年之暇。適水野忠成寄書曰。君固不欲詣江戶。故有是命焉。嗚呼。吾雖

無似。以懿親備員於三藩際會中興之運。豈無速詣江戶以補涓埃之志耶。自顧唐突進取。徒爲小人所讒。是所以其持重而忠成誣以不欲吾詣江戶。不亦異乎。吾嘗上中興之議。首論日光廟不可不拜也。時有外夷之警。幕府令諸侯嚴修兵備。夫我邦承平日久。金革鋤腐。兵銃不完。一旦補修。其費不貲。因上自幕府。下至諸侯。及麾下士。傾拜廟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待風俗儉素。財用漸足。然後欲議日光之行也。而老中皆謂君若不能與日光之行。則宜辭以窮之。嗚呼。吾藩雖貧。豈少數十里行旅之費耶。且吾所議



固非一國一家之事。而老中疑吾之託正議以營私。顧封境已正。學校已就。器械甲兵頗得繕備。國中子弟亦漸知所方。而佛教蠱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汰。神祇荒廢者不復。昔日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毀淫祠沙汰無賴僧徒。遂毀佛寺者蓋以千數矣。百歲之久。其弊復生焉。豈可不脩遺緒以對幕府盛意乎。乃發令致神祇尊崇之誠。若浮屠則其如法也。賞之其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頽無由其修補者毀之。僧侶強壯請為氓者髮之。有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未能行。義公十分之一。而羣議沸騰。僧徒得

罪者極口誹謗。至其甚則以吾為懷異志。凡吾之所為動涉羣疑。如此吾不復經意。自信愈厚。其陰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示治不忘亂效忠宗室之意於天下。乃鑄鏡於郊。閱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實効。毫無有隱諱也。何圖讒人肉以間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讒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如法之僧徒甘心於吾哉。汝等以為如何。諸老臣惶懼不知所對。齊昭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於是執事結城寅壽。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藤田彪等從焉。故事三親藩之詰。江戶



即日大將軍使老中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郎中失望。皆曰。公必獲嚴譴。時中山信守。戶田忠敬。藤田彪等。在座。齊昭反覆談論。大率如曩日。與諸老臣所言。信守感悟。將退。齊昭改容曰。吾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獲罪於幕府。固所不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譴責。則不啻吾之辱。父祖相承之志廢矣。使吾不幸無壽。則徒吞冤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冤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吾意。聲色俱勵。信守等揮淚而退。詰且。松平賴胤。松平賴誠。松平賴繩。及老中阿部正篤。牧野忠恭。就小石川郎。傳台命曰。中納言君。近來

藩政錯雜。驕慢自用。大將軍不憚之。乃退老。屏居駒籠郎。宜悔悟恭順。嚴加謹戒。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鶴千代焉。齊昭拜命。藤田彪亦引罪屏居。乃賦詩曰。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夷血。却憶常陽舊草廬。是夜齊昭移駒籠郎。鶴千代時年十三。襲封賜名慶篤。叙正四位下。任少將。後至從三位。權中納言。已而封內士民。詰尾紀二藩。及老中郎。分疏請宥齊昭屏居事。太喧擾。齊昭聞而憂之。移手書諭之。是歲九月。家慶下令。釋齊昭屏居。然不得與藩務。嘉永六年六月。米國使節已理。奉國書方物。



抵相州浦賀。乞通信互市。幕議紛紜不決。家慶賜命。齊昭起參幕議。齊昭輒拜命。將有所議。是月家慶薨。家定紹職。安政元年正月。米使再抵浦賀。齊昭發兵護衛江戶城。累獻外交拒絕策。家定弗省焉。遂決通信之議。五年八月。家定寢病。先是齊昭竊謂家定不肖。不能耐征夷職。且以其無嗣子。謀立一橋慶喜爲嗣。以張國威。慶喜齊昭第七子。頗有聲望。大納言德川慶勝。越前守松平慶永等。亦屬意。乃欲謁家定定嗣。而不果。家定俄幽齊昭。及其子權中。納言慶篤。刑部卿慶喜。黜慶勝慶永。先是詔召三親藩於京師。至

是家定辭。以其幽黜不可應勅。因又詔召大老井伊直弼。不應。齊昭不能自巳。其臣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及越前人橋本左內。薩摩人日向部伊三次等。詣京師。爲齊昭竊請攘夷詔旨。且謀以慶喜爲家定嗣。左大臣近衛忠熙。右大臣鷹司輔熙。內大臣三條實萬。青蓮院尊融。法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多應之。遂爲奏請。天皇乃賜書。齊昭曰。幕府與米國使節私締條約。事情出不得已。然未嘗執進止。既贈信書於米使。則失天朝尊奉之義。往日徵三親藩於輦下。且勅使奏列侯意見。將軍依違不奉勅。如斯則不獨外夷



之患。恐生燃眉之禍。夫所以徵三親藩。詢列侯意見者。一要公武協同。國內治平也。雖老中間部詮勝。入朝奏事。情議不與朝旨合。況際外患切迫之日。黜尾水越三藩。是自斷羽翼也。汝宜竭肱股力。糾合群議。以禦外夷。悔齊昭已拜詔書。大老井伊直弼等聞之。相議曰。水戶氏將以不利於幕府。乃馳使聞關白。九條尚忠尚忠大驚。即奏曰。凡詔令之下。以經關白。內覽為朝典。臣雖不肖。職拜關白。內覽而如賜水戶氏詔書。臣不嘗辱下問。豈得非出於左大臣以下之私意耶。於是朝議紛紜。遂欲使齊昭收詔書。直弼等謀

知之。使老中安藤信正來傳旨於我。我藩騷然。齊昭嫌梗命。作檄諭眾。眾稍服焉。乃致詔書於幕府。萬延元年八月。齊昭薨。齊昭剛直議論。或與老中諸輩不合。再坐事。齋志而終。後數年。天皇追賞齊昭忠誠。詔贈從二位大納言。文久二年。詔解慶勝。慶永。慶篤。慶喜等幽黜。先是我藩亡命徒。據長岡驛謀亂。至是慶篤奉家茂命。與近傍諸藩出兵討平之。三年三月。詔以慶篤為將軍。目代。委以攘夷計策。慶篤即奉詔。初。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今井惟典等。釐革藩政。藩老結城寅壽。為人慧黠。忌彪。新進用事。齊昭乃黜寅



壽寅壽怨望。誣告齊昭修武備圖不良。諸僧侶亦憤。齊昭議流言誣有其異志。由是齊昭幽黜。彪等被罪。寅壽再執藩政。遂彪寅分黨相軋。屬彪者稱正黨。屬寅者稱奸黨。及齊昭起參幕議。再罪寅壽用彪。而二黨如水火。亡幾彪死。齊昭亦尋薨。寅黨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復執權。彪子小四郎及其黨田丸稻之右衛門等憤之。欲紹齊昭遺志除寅黨。是歲五月。小四郎等載齊昭木主。率兵三百。唱尊王攘夷於四境。自宇都宮抵大平山。行募軍須於椽木驛。驛民上變幕府。幕府下令其近傍諸藩討之。不克。寅黨

訴急。慶篤慶篤請援於幕府。幕府發兵討之。彪黨縱火屠椽木。築寨筑波山據之。苟唱尊攘者四方來投。見兵號三千。勢太猖獗。幕兵與寅黨日夜攻之。不克。然彪黨兵皆烏合。號令不肅。往往失軍機。殆不能保也。寅黨市川朝比奈等執彪黨在藩者。彪黨苦之。將訴慶篤。慶篤時在江戶。於是彪黨南走。至小金井者三百人。幕府出兵拒之。且命慶篤鎮之。老臣武田伊賀亦在江戶。請鎮彪寅二黨。伊賀夙以謹直為齊昭所寵。八月。慶篤遣其族松平賴德鎮之。伊賀從焉。往至小金井。與彪黨共抵水戶。寅黨將市川朝比奈等



出兵拒之。伊賀軍亂，乃奉賴德走磯濱。大議戰守。或曰：磐舟山，寅黨所據，而守備不嚴，不如急擊之。議輒決。是夜，伊賀自將襲磐舟山。寅黨將士多死之。餘兵潰走。入那珂港。伊賀乘勝追擊。濟川拔港，據之。寅黨將市川等訴哀。幕府太急，而幕兵三面環攻。伊賀逆戰，殺傷相當。小四郎時在筑波山，欲出兵援伊賀，而兵皆烏合，相謂曰：吾儕所以至于此者，意在攘夷而已。何關彪寅私鬪？相率遁去。幕兵乘間逼筑波。小四郎等苦之，率殘兵三百至那珂港，投伊賀軍。初，小四郎舉兵也，伊賀憂其輕躁，將爲之謀，而爲寅黨所沮。

不得志。至是，伊賀奉賴德，據那珂港，合彪黨，日與寅黨及幕兵戰。忍宇都宮新發田、二本松、高崎、佐倉、壬生、福島、棚倉諸藩亦出兵討彪黨。彪黨慄悍，其鋒太銳。幕兵藩兵共沮靡。寅黨退保水戶城。已而溫言招賴德。賴德欲輒往。伊賀曰：渠獨招公，而不容臣等者，其意不測，竊爲公危之。賴德不聽，遂與從士數人至城下。寅黨數賴德曰：公受鎮撫命，而與賊何也？乃矯幕旨，自裁。賴德不知所爲，遂伏劍而死。賴德、賴房、第五子賴雄裔受封。宍戶食一萬石。至是，罹奇禍，可憫也。伊賀益怒焉，曰：逆豎敢爾乎？因與小四郎及其黨



合兵。一舉將誅滅寅黨。幕府遣參政田沼意尊監軍以討伊賀等。伊賀與小四郎急襲幕兵。幕兵屢不利。壬生兵善戰。延代幕兵四面環攻。會伊賀糧竭。且有內應者。藩兵大舉乘之。伊賀謂事皆係私鬪。縱令血戰。仆逆豎。終無益於國家。不如西上入京師。投一橋氏。以奏請朝裁也。即以見兵八百潰圍走。世良田時。十月廿三日也。幕兵追躡伊賀等擊却之。是夜濟刀根川。取路東山道。將赴京師。沿道諸藩出兵討伊賀。不克。伊賀進至越前。時一橋慶喜在京師。田沼意尊等馳詣京師。恐伊賀於慶喜。十二月慶喜與松平容

保大發兵扼敦賀海津二道。慶喜出陣海津。容保留守京師。以拒伊賀。伊賀苦之。投前田慶寧。陣乞哀。慶寧不能濟。遂奉幕旨斬伊賀及小四郎等八百人。於敦賀。至是彪黨畧盡。慶應元年正月慶喜之敗。市川朝比奈等竊謀恢復。率其黨四百人。自上野轉戰。五月至越後。為松平容保守長岡小千谷諸道。為官軍所破。退投會津。屢拒官軍。九月容保降於官軍。市川朝比奈等逃歸水戶。據弘道館。水戶人攻之。不利。乞援官軍。官軍輒赴討。市川朝比奈等大敗。屢以身逃匿。下總水戶人追躡。斬市川朝比奈。餘黨悉伏誅。至



是寅黨亦盡。先是彪寅二黨相軋。慶篤不能鎮之。詔讓慶篤。不耐藩務。幽之。已而憶水戶氏累世之忠。特詔赦慶篤罪。

續外史氏曰。尾紀水三家之於德川氏。猶魯之有三桓也。而魯之政不振。威權遂歸三桓。可勝歎哉。如德川氏。則不然。使三家輔翼宗室。以置三百諸侯。上尊則尊矣。而不使之執政柄。丁國役。故寶永明和之政。雖宗家不振。威柄稍傾。而未嘗聞權歸三家矣。是以與魯之三桓同其趣。而異其勢也。可謂德川氏之馭三家。獲其術矣。余修史。續德川氏。以尾紀水三家。

續三家以。越會二藩。而所謂德川氏三卿者。余不別叙之。所以不叙者。三卿為內族。未嘗管寸土尺民。每仰給於宗家。乃尸位而素食。無足固叙者。然德川氏之置三卿。蓋在保胤統接續而已。抑家康之立制也。以德川為宗族。以松平為支族。而得冒德川氏者。特尾紀水三家耳。其餘子弟。雖受封分族。而不得冒德川氏焉。秀康為家康第二子。統譜在三家上。而冒松平氏。蓋有以也。夫三家如三桓。而其勢不同。越會二藩。實為幕府柱石。而班在三家下。勢不得相拮抗也。蓋德川氏之立制。大率如此。則非不獲其術也。雖然。



及近世幕政衰憊。褒貶失當。所謂三家二藩者。不得相拮抗。不以竭輔翼柱石之力也。然而紀伊氏獨不容喙於其間。默視世變。如不敢知者。豈非因家茂入紹軍職之故哉。不然堂堂巨族。烏有視世變不為議之。如尾水越。則首唱攘夷。而其所建議。皆無非佐幕勤王矣。固其分也。當慶喜辭職。尾越。二家周旋苦議。為宗家運籌策。慶喜不輒應。於是二家慨然奮曰。大義滅親焉。相率護衛禁闕。以故其部下舉。辨公私。以勤王事。而如紀水二家。亦非不辨之。然其部下或有舉悍敢抗王師者。蓋在獎勵如何。歟。顧臨大節忘義。

者鄙野小人。固不待公私之辨也。然業已不辨之。余恐有異日誤方向者。邇不得不論之。夫幕府。天子之公廳也。將軍。朝廷之公職也。特非德川氏私有之物矣。其興廢與任免。皆在天子之大權。天子詔廢之。免之。誰敢拒之。雖三尺女兒。亦所能知焉。況幕府謬政。刑喪人心。非一日慶喜拜職之初。已自知其非。遂上疏辭職。可謂察大勢者矣。鄙野小人不悟之。或言薩長土三藩恣謀之。以逞私意。何不知大勢之甚。輒亡命所以敢抗王師也。為其主宰者。雖曰非所與知焉。而亦不得不負醜名之幾分也。世之議者。為紀水二



家惜之。然如紀之龍侯。水之義侯。偉業有遠光於後世者。庶幾乎二家之醜美。適足以相償焉。

續日本外史卷之四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

賴復 關

德川氏後記

越前松平氏

會津松平氏

越前松平氏。出于大將軍德川家康。家康第二子秀康。母稱阿萬。給仕家康濱松城。有身。初家康夫人關口氏。以今川義元養女入侍。稱築山殿。生一男。曰岡崎三郎。後改信康。關口氏性妬悍。會家康出徇東駿



續日本外史 卷五  
河關口氏時之。褫阿萬衣。夜逐之。城外時本多重次。留守濱松城。夜中聞女聲太悲。俄起詢女所。則妊婦赤裸。泣于外郭樹間。重次憫之。質其事。獲實。因竊置之。參河有富見村。民家供給頗至焉。有富見。後改產見。無幾阿萬分娩。獲孿子。而失一子存一子。秀康是也。秀康幼名荻丸。重次取養之。居三年。信康與重次謀。欲使荻丸謁父家康。四年家康會入岡崎城。信康時之。教荻丸謁家康。燕室叩其屏障。呼父君。一再次。家康陽為不知。信康請曰。信康有弟。今將執謁。父君何不省之乎。家康乃端坐。召荻丸。於是信康教荻丸

請膝下。家康執其手。愛撫移時。荻丸時年三歲。家康命重次鞠育焉。蓋避關口氏之憎妬也。及關口氏及信康層死。家康寵荻丸太渥。豐臣秀吉欲獲家康子。養之。天正十二年。使人請之。家康欲以異父弟三郎四郎應。其母不聽焉。遂使荻丸赴大坂。秀吉義之。是歲十二月。加荻丸首服。稱曰羽柴秀康。授河內國一萬石為采邑。明年七月。秀康拜從四位少將。兼參河守。初家康為織田信雄拒。秀吉秀吉攻之不克。遂與信雄和。且就信雄請家康子以通信。然家康猶猜秀吉。於是秀吉恚怒。將殺秀康。家康謂嚮應秀吉。請出



秀康以爲其子矣。則義既非家康子也。然而今將殺之。是秀吉自殺其子也。家康復何關焉。秀康母氏憂之。將西上。共安否。其族村田意齋從之。竊入京師。是歲十二月。信雄使羽柴勝雅來說。家康曰。卿與關白。非有宿怨也。且爲吾拒關白。吾既與關白和。而卿猶東西相猜。吾不知其謂也。卿若爲吾與關白解。則幸孰大焉。家康首肯焉。十四年正月。勝雅又奉秀吉命來問我安否。家康延之。燕室歡語移時。勝雅從容謂曰。公不西入京師已久矣。方今都下形勢。非復昔日之比。則一遊獲關白父子對晤。以罄其歡。不亦樂耶。

家康曰。今也見秀康。余亦何語。况於其父乎。嘗從故信長西上。鴨水嵐峽之勝。頗極覽觀。無復西遊之意。吾且放鷹逐狗。馳騁山野。何歡加之。顧秀吉誇朝眷。乃欲使余拜其門也。家康別有意。汝其報之。關白勝雅恐怖曰。是特僕之微衷耳。非出關白之意也。乃謝而去。十五年。秀康從秀吉西討島津氏平之時。年十四。下野人結城晴朝無嗣。聞秀康勇武。欲迎爲嗣。十八年春。使其臣多賀谷安藝請秀吉曰。晴朝年既五十餘。未有嗣子。願賜殿下子。以爲嗣。秀吉欣然。謂安藝曰。宜納秀康爲嗣。安藝心喜之。乃陽問曰。秀



康者何誰之子。秀吉大聲呼曰。秀康即秀吉子矣。亦何問。爲安藝拜謝而還。是歲秀吉東伐北條氏平之。八月躬送秀康于結城。次其館三日。晴朝朝光之裔。世居結城。任左衛門督。食十万千石。先是北條氏與秀吉構兵也。關東諸將多屬之。晴朝挺身應秀吉。拔下野諸城。秀吉服其義。遂出秀康爲晴朝嗣。以鎮關東。已而秀康受晴朝讓襲封。稱結城殿。文祿元年。征韓軍起。秀康率兵會秀吉于肥前。名古屋。無幾韓人請降。秀吉還伏見城。秀康從之。築邸伏見大坂。時相往來居。二年還結城。慶長三年秀吉薨。秀康奔喪適。

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擁其幼主秀賴專權橫恣。自逞威福。秀康憤怒將討三成。豐臣氏諸將亦竊圖三成。家康憂之。乃謂秀康曰。使三成解職。則何權之有。汝且勿速焉。已而家康與諸將議。解三成職。諷就封佐和山。諸將猶不能平。欲遂擊之。家康聞之。命秀康護送三成。至佐和山。以故諸將遂不發。三成屢獲就封。是歲九月家康赴大坂。三成黨與憤家康專恣。欲乘間擊之。家康危懼。時秀康留守伏見城。家康使伊奈圖書馳抵伏見。發兵赴難。我兵聞之。將赴難于大坂。秀康諭曰。止矣。我內府奉天則步騎百萬。亦不足。



以救難也。吾別有策。汝等且勿憂焉。乃手錄其方略。使圖書急上。家康視其書。歎曰。秀康智勇至此乎。已而還。伏見四年。家康將伐上杉景勝。陣下野小山。時有飛語。豐臣氏將士作亂。陷伏見城。家康即西上。將討之。召本多正信曰。予即西上。景勝必追躡。以蹂亂關東。不知誰當之者。正信對曰。智雄不動者。獨有參議君耳。秀康時歷宰相任參議。乃使正信召秀康。秀康馳詣小山。家康告之曰。今也東西軍起。予將伐西。汝且當景勝。以鎮關東。秀康正色曰。兒雖不肖。何留于後軍爲。願從父君效力。西討。家康叱曰。西軍

皆烏集瓦合。固非勁敵也。如上杉氏。則坂東豪族。景勝幼長。軍事今既老成。其勇冠于天下。未可容易接鋒。是所以使汝當之也。秀康拜命。率萬人陣宇都宮。景勝持重。不敢來侵。當是時。家康討西軍于關原。大克之。景勝畏怖。倚秀康請降。東與乃定。家康時館伏見。秀康西上獻捷。家康感泣。乃賜越前七十萬石賞。之六年五月。秀康城福井。徙居焉。尋陞從三位中納言。兼三河守如故。十二年閏四月。秀康薨。年三十四。秀康有六男一女。長子長吉。丸襲封。十六年春。長吉丸加首服于大將軍秀忠前。賜名曰忠直。拜從四位。



少將兼三河守。是歲九月，聘秀忠第四女勝姬爲夫人。十七年十月，忠直黜，其老本多伊豆守久世但馬守、弓木左衛門、牧主殿、上田隼人、岡部伊豫、竹島周防、伊豫欲誅寃于幕府。主殿贊其議，竊俱出福井，忠直驚愕，使清水丹波、今村掃部留伊豫等。伊豫不肯，馳詣江戶。已而主殿謂是露主之疾惡也，遂與伊豫訣入高野山爲僧。忠直宥伊豆守罪，命討但馬守。多賀谷安藝屬之。是月十九日，伊豆守率千餘人攻但馬守。但馬守恚憤，屠腹而死。弓木左衛門、上田隼人、竹島周防亦皆自盡。前將軍家康聞之，召伊豆守及

清水丹波于幕府，糾其事。遂流丹波。及今村掃部使伊豆守佐藩務，伊豆守名富正爲人深沉，有器度，無幾藩論復起。將士多訴幕府。家康與秀忠相議，謂忠直幼弱，越前連亂，非老臣宿吏得其人則不易鎮定焉。因舉藩政托伊豆守，使族本多丹下佐之。丹下名成重，重次子。至是賜丸岡城，任飛彈守。元和元年五月，忠直從軍攻大坂城，獲真田三省等，首領三千餘級。以功拜從三位參議。忠直缺望，自謂我父秀康爲前將軍，次子乃可紹職也。而僅領越前一州。吾又秀康長子，就封越前，縱令無大功，亦可以拜參議。幕府



續日本外史 卷五  
奏請官爵如此何卑吾一至此乎心深恚之時前將  
軍家康薨忠直縱酒放淫數殺亡辜而不朝于幕府  
者數年諸老臣僚諫之弗聽越前大擾大將軍秀忠  
憂之屢以密旨勗之忠直不悛九年五月遂被放豐  
後萩原剝髮號一伯一伯子光長賜封越後光長子  
綱賢綱賢子綱國共不能馭其下天和中其老小栗  
正矩陰謀不軌將軍綱吉召綱賢及正矩親決其獄  
賜正矩死幽綱賢於伊豫松山其子綱國於備後福  
山越後國除光長從弟大和守直矩在姫路坐聞越  
後國亂而不能治削其封十五万石之半徙豐後日

田而幕府騎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多先是忠  
直弟忠昌有功于大阪之役受封信濃居川中島城  
尋徙越後高田城至是承秀康後食越前五万石  
忠昌歷從四位侍從兼伊豫守至參議正四位忠昌  
子光通襲封拜從四位少將兼越前守而無嫡子以  
弟中務大輔昌勝子爲嗣賜名綱昌光通有疾子曰  
直堅廢棄不得爲嗣直堅憤恨竊詣江戶訴將軍綱  
吉綱吉怒廢綱昌光通病之因失心自殺綱吉乃命  
光通弟兵部大輔昌親受後削封邑之半爲二十五  
万石賜直堅越後糸魚川一万石昌親後賜名吉品



吉品九世齊善。以將軍家齊。庶子入襲封。而無子。中納言田安慶賴弟慶永入襲封。嘉永六年。慶永上疏曰。外國貿易。蓋係國家大禁。除漂民撫恤之外。速固辭之可也。彼以兵威來侵。則策在必戰耳。抑外患防禦策。在元帥得其人也。苟得其人。則收天下銅器。以造銃砲。專嚴兵備。固守沿海。皆在元帥幄籌之中。若夫締假約。以緩數年。則我國家之命脈。庶幾乎頽廢。冀莫遲疑。書入。將軍家定弗報。已而天皇詔。拒絕外交。家定依違不奉。敕慶永乃稟曰。縱令破假約。背虜情。不可違。敕意也矣。家定首肯焉。即部署諸藩兵。沿

海。家定幼有疾。身體痿痺。不能耐軍職。安政五年七月。病革。而無嗣子。慶永憂之。與德川慶勝。德川齊昭。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相議。欲立一橋慶喜為嗣。為井伊直弼所沮。無幾。德川家茂立為嗣。乃幽慶永等數人。慶永屏居。自稱春嶽。文久二年六月。家茂奉詔。釋其屏居。擢為政事總裁職。是時浪士嘯集。竊往來。縉紳武弁。間京阪。縉騷。三年二月。慶永入京師。與一橋慶喜。松平容保。議其鎮定。於是浪士益憤激。苟佐幕議者多。罹其殘害。慶永怒。欲逮之。或曰。所謂浪士者。其黨不一。若急之。則井伊氏之亞耳。慶永遂巡。



或又說之曰。攘夷期已迫。閣下職在總裁。而不速決焉。恐生奇禍。於蕭牆。慶永答以。攘夷至難。無幾稱病辭職。未得允可。俄發京師還越前。朝議讓其輕忽。時將軍家茂在京師。奏請宥之。是歲七月。慶永將率兵入京師。館東山高臺寺。浪士等疑有其異圖。放火高臺寺。以拒其入京。且榜天津驛曰。撤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於是慶永不敢前。元治元年二月。慶永入京師。代松平容保為守護職。三月。朝廷創置參與職。詔慶永兼之。已而廢其職。慶永乃以病辭。守護職。尋就國。因留兵於京師。護衛禁闕。初。慶永之致仕也。族

松平直廉入。襲封直廉。日向守直春子。初襲直春封。拜日向守。居越後。系魚川城。安政中。為慶永嗣。賜名茂昭。拜從四位少將。兼大藏大輔。尋轉越前守。是歲七月。長門人國司親相等。舉兵犯京師。家茂遣慶勝。及茂昭於長門。讓其罪。茂昭西抵廣島。獲親相等首級。而還。慶應三年十二月。德川慶喜退于大阪也。慶永與慶勝。奉詔抵大阪。諭收其八百万石。慶喜遠巡。不輒奉勅。而其將佐憤恚。將有所為。慶永悟之。是月二十八日。還京師。率兵入護禁闕。明治元年正月。及慶喜兵敗。使人致書。慶永以奏曰。臣將詣京師。有所



請何圖途上生紛亂。惶懼無已。是以東退。表恭順意。焉。慶永獲書以聞。已而慶永拜議定。歷從三位中將。轉從二位中納言。進叙正二位。歷任民部卿。大學別當。

會津松平氏。本姓保科氏。掃部助源賴季裔。世居信濃。天文中。有筑前守正則者。稱保科氏。其子彈正忠正俊。隸武田信玄。數樹戰功。世稱鎗彈正。正俊子正直。稱越前守。天正中。織田信忠徇甲斐。信濃也。正直與仁科信成守高遠城。為信忠所破。信成死之。正直潰圍走關東。已而為北條氏直先導。入信濃。復高遠

城。尋降德川家康。屢破氏直將小笠原貞慶軍。家康賜書及刀。賞其功。後移下總。多古。食十萬石。正直初生。正光正重妻某氏早沒。後聘家康異父妹為妻。生二男四女。而正光以嫡長。受正直。後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慶長中。為家康守濱松城。轉守北莊城。以功賜高遠城。再移信濃。食三萬石。元和元年。從將軍秀忠攻大坂。有功。正光迎秀忠第三子幸松丸為嗣。幸松丸更名正之。冒松平氏。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寬永十二年。正之賜山形城。食二十萬石。先是秀忠侍婢有孕。而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



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其故。有證左。遂以聞。正光請得爲嗣。正之是也。正之母氏嘗祈江戶城西成就院。因爲檀越。大將軍家光放鷹於驪鄉。羣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成就院。寺僧誰何。家光曰。吾番衆也。願少息于此。僧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鄉。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邪。曰無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乏。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群騎至。索問之。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也。

僧大驚懼。誅居無何。家光下教。徙正之于山形。以增其封。給成就院香火。邑云已。而正保元年正月。正之受封。會津食二十三萬石。慶安四年。家光薨。正之以其戚族。替舊受。家光遺命輔翼大將軍家綱。承應中。家綱親重之。板倉重宗嘗問正之曰。余在京師日。與諸儒論湯武放伐之事。而諸說不明晰焉。足下以爲如何。正之曰。桀紂誠暴主也。然放伐之事。不可用之於吾邦矣。夫文王伯夷。可以爲我師。而湯武不足則也。重宗大感悟。正之生。正賴。正經。正容。正純。及三女。



子而長子正賴早世。次子正經襲封。任筑前守。而無子。弟正容襲封。拜正四位。左中將。兼肥後守。正容生正邦。正甫。容貞。容章。及二女子。容貞襲封。拜從四位。少將。兼肥後守。容貞生容頌。容頌襲封。拜正四位。左中將。兼肥後守。為人溫毅恭謹。行政。屢恤。封內多險隘。不便運搬。於是疎濬一水。以達越後。至今民利之。容頌有女無男。養叔父容章。子容詮為嗣。任駿河守。早卒。子容住襲封。容住子容衆襲封。大將軍家齊召容衆。謂曰。卿祖容頌。積歲勤恪。奉職弗懈。實為列侯。袖領。今捨寡人而沒。卿能聿修祖德。勿墜家聲。亦寡

人之願也。容衆拜。恩言深自奮勵。文化五年正月。出兵于蝦夷。備魯寇。陣列整嚴。世稱其武。容衆聘家齊女元姬為夫人。元姬有姿色。家齊夫人島津氏鍾愛之。嘗謂家齊曰。願為元姬擇婿。家自大城。應臨觀者。也。妾朝夕望之。以遣惓惓之情。於是家齊嫁元姬于容衆。蓋以其邨在和田倉門內也。而無子弟。容敬襲封。容敬無子。攝津守松平義建第六子容保入襲封。任肥後守。拜從四位下中將。當是時。外患內憂。頗切迫。東西往復。使者櫛比。文久二年五月。容保參與幕議。閏八月。幕府創置京都守護職。以容保拜之。容保



上疏曰。臣采邑在東僻。不便于京師。請辭之。將軍家  
茂使松平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豈可坐視近狀  
耶。藩老橫山主稅亦說容保曰。今日之事。當從義所  
重。成敗非所問也。容保意決。遂拜幕命。自揣曰。當審  
大計。而後從事。近時輿論紛起。要之不出尊攘二事。  
乃首陳尊王鎖港論。而參酌時勢。議纔開。三港家茂  
納之。初容保拜命也。使二士先入京師。觀察時勢。無  
幾。二士歸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嚮大原重德  
之東下也。幕府待敕使典禮不備。今吾奉敕東者。期  
在近幕府。因循不改舊禮。恐人心向背。因以判耳。竊

爲危之。汝速東歸。宜報中將。以改其禮。至京師。事吾  
將。黽勉彌縫之。容保因緩西上期。制幕府待敕使之  
禮。至十二月。西上入京師。館黑谷光明寺。時公卿諸  
侯多唱攘夷。浪士懲慝之。橫行京攝間。容保憂之。以  
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因下令曰。論國事者。莫敢避  
忌諱。宜就我執事。建言討議焉。猶且避嫌者。吾面議  
之。有肥後人轟武平者。說容保曰。將軍業已奉攘夷  
詔。總裁守護諸職備。而幕議紛紜。蓋有沮之者也。其  
可最疑者。爲一橋公。且詔召將軍。將軍依違不輒西。  
如此。則分崩離析。其如天朝幕府何。吾請說一橋公。



以促將軍入朝。容保陽諾焉。是夜使人執武平。不獲。先是小笠原長行入京師。詰妙小路公知郎。談及攘夷。公知誘以甘言。長行乃告幕府陰事。故武平疑一橋氏。云是時慶喜慶永等在京師。憂浪士橫行。容保乃曰。諭浪士各歸其主。其無主者幕府養之以備國家。不虞不亦可耶。因命京都町奉行搜索之。更置文武場。為浪士容身之地。浪士聞之。嗤曰。豈食醜幕之食。以求活耶。唱集數十人。入西山。等持院毀。足利尊氏等三世木偶。梟其首。三條磧揭示曰。我國尚義之風已久矣。而賊魁賴朝啓不臣之端。此條足利罪惡。

貫盈。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近日萬機復古。乃罪不臣之秋也。故先誅足利三賊。以正名。然而方今奸惡有過。足利氏者苟不悛。則天下志士大舉問其罪。容保議曰。浪士橫逆至是。不得不制。乃命捕之。獲其黨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餘人。容保奏曰。此輩外托尊王。內逞私意。結黨橫行。僂及木偶。其慘虐與發墓鞭尸者同罪。尊氏等拜大臣大將。今朝廷論萬堯若。有意見即可以奏也。而借古謗當世。以盡人心。辜不可釋矣。因下令曰。假名營私者罪之。其精忠正義。志在尊攘者。將與之同謀。大膳大夫毛利



續通志卷五  
慶親上疏請釋三輪田師岡等罪。朝議亦然之。容保慶永等爭之。八月容保下。令曰。浪士橫行日甚。放火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爲勞焉。因欲使此輩各得其所。下民勿惑。無根說。乃發兵搜索其黨。與九月家茂賜金五萬兩。容保以充經費。元治元年正月。增容保封五萬石。賞京都守護之功。尋轉軍事總裁。以海陸兵屬之。是月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臣紹述先臣正之之遺緒。以奉職輦下。明曆寬文之際。學術未明。正之獨信皇學。表尊王之意。請移任臣者。賜諸正之何榮加之。朝議允之。至三月。追贈正之從三

位。四月容保再拜守護職。參與朝議。六月長門老福原元佃率兵數百。至伏見。分疏藩情。容保命元佃撤兵。慶喜亦恐其生奇禍。使人諭元佃不肯。於是容保入朝。直凝花洞。亡幾。長門老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等率兵踵至。親相次嵯峨。親施次山崎。容保部署諸藩兵扼伏。見山崎嵯峨三道。七月十九日。元佃親相等三道來犯。親施留山崎。以爲應援。是日昧爽。元佃自伏見入井伊直憲兵邀擊。不利。元佃鼓譟而進。戶田氏彬將小原寬伏銃手於道傍。矚其近擊之。元佃兵驚潰。死傷太多。元佃屢以身免。親相自嵯峨入攻蛤



中立賣二門。幕兵拒之。不利。島津茂久兵來援。橫擊  
確鬪。親相沮擊。轉自蛤門進。肉薄攻之。門兵潰走。長  
門將來島政久等奮戰。將取凝花洞。親相亦踵進。戰  
宜秋門外。我將窪田伴治揮槍力拒。死之。餘衆殆敗。  
會島津氏將仁禮某以兵二百擊親相。後我兵亦反  
戰。銃丸雨注。敵兵遂潰。政久死之。容保乃與數騎出  
凝花洞。潛入于建春門。直昇紫宸殿階上。與慶喜戮  
力。自麾兵護宮闕。時兩軍砲聲如萬雷。煙焰掩天。宮  
中雜蹂。或欲遷乘輿于賀茂。容保進奏曰。臣等猶在  
焉。請莫動宸坐。當是時。益田親施部兵自山崎入。攻

堺町門。松平茂昭兵拒之。殆敗。敵將久坂義助入江  
丸。真木和泉等壞鷹司邸後門而入。因關白輔熙  
哀訴未畢。諸門戰酣。乃進破堺町門。攻凝花洞。幕兵  
及井伊直憲。松平定敬。兵力拒不利。我兵與島津氏  
兵援之。敵兵奮鬪突進。薄凝華洞。視容保之亡。不知  
其所向。欲退陣。鷹司邸我兵自後道進。放火。鷹司邸  
敵兵驚潰。其將義助。九一已蒙數創。不能復戰。即刺  
腹而死。和泉走投山崎。報戰狀于親施。親施奮曰。子  
等誤矣。待吾大兵到。而後發。未為晚也。妄唱先則制  
人之說。以致此敗。吾既無生還之道。寧血戰。所容保



而後已乎。不然則吾唯有屠死而已。和泉等不知所出。乃請曰。死易。生難。願卿執其難。以圖再舉。吾且留死於此。於是親施與元佃。親相等集。敗兵與俱西奔。容保乃分兵追北。島津氏兵向嵯峨。不見隻騎。乃火其營而還。我兵向山崎。和泉等數十人自火其營而死。時幕兵縱火所在。以追敵兵。烟焰漲京師。延燒文武邸第及市街數萬戶。伏屍蔽道。初元佃親相等之逼京師也。毛利定廣。三條西季知。三條實美等相踵發長門航。至備中。聞京師敗。遂還。於是容保益嚴守備。以護京師。時家茂在江戶。將征長門。乃推容保為

先鋒。容保辭以職在京都守護。慶應三年正月。容保迎大將軍慶喜。弟喜德為副。容保嘗約養喜德。兄詔武為子。慶喜自謂不肖。不堪大任。欲揀戚族有器局者。以讓軍職。顧詔武其人。也。乃將遣之。外國以觀風博識。因出喜德為容保嗣。五月。以容保累守護勞陞參議。十月。慶喜上表請辭軍職。還政權。公卿及薩土諸藩首唱復古。胥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廷議不斷。坐失事機。激切論到。舉朝為動。容保聞之。上書諫。朝議輕諫。弗報。將入而奏。十二月八日。至堺町門。是日九門悉鎖。衛兵拒容保。不納。容保退而歎曰。吾復為



髮踈所賣悔何及髮踈者指薩摩人云即上疏請辭  
守護職九日詔允之併免松平定敬兵及我兵護衛  
禁門於是定敬亦上疏辭所司代職定敬容保弟也  
遂相率入二條城詰旦詔令容保定敬就國當是時  
慶喜亦已解軍職怏怏不樂容保乃說慶喜曰吾曹  
數年努力遂歸水泡不如決戰除君側之姦答幕府  
累世恩也定敬在側亦然之遽起部署諸兵所向慶  
喜叱止之乃顧容保慰諭曰事至此不可以兵戈爭  
也是日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奉詔來議其鎮撫於是  
容保等不得發十二日慶喜引兵退于大阪容保定

敬及板倉勝靜等皆從之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慶喜  
將入京師容保定敬等發兵先導進向伏見島羽二  
道爲官軍所拒奮戰不利有騎士神保修理者還報  
曰我兵累敗官軍太銳不可復抗因勸慶喜東慶喜  
倉皇理裝容保乃責修理輕譟誤事修理遂自殺容  
保欲留戰勝靜等諭止之共航海東走十二日達江  
戶東人不憚挺其身而逃時論紛騰二月容保屏居  
讓封于喜德因輪王寺公現法親王上書謝罪無幾  
還會津其臣不能平容保憂悒就伊達上杉二氏請  
申救二氏不肯容保失望時關東亡命士累累來投



藩論益激烈。閏四月，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奉詔進兵，會津。容保部下出戰于土湯，不利。已而慶邦使其臣玉蟲左大夫來說容保，以謝罪。表信齊憲亦使人說之。自是使者傍午。容保致書乞哀。二氏乃解兵。是時官軍督將九條道孝、參將澤為量、醍醐忠敬率薩長二藩兵分道入奧羽。指麾東北諸藩，諸藩危疑，號令不行。道孝忠敬在仙臺，乃使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等糾合諸軍。慶邦出會齊憲于岩沼。傳詔命四方徵奧羽諸軍。南部丹羽佐竹等十藩將佐會之。容保悻悻，使其老握原景武等因慶邦齊憲請誅首謀。

表信慶邦齊憲首肯之。俱中雪。容保罪十道孝道孝將宥之。參謀皆曰：容保即悔，非輸誠，則宜納城地。兵伐以表其實也。而盛修守備，侵掠隣近。今乃分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上杉氏以下，竊援容保慶邦齊憲等不服。乃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逞私意也。遂殺參謀世良修藏，以煽動南部諸藩。於是奧羽連衡援我者十有七藩。遠近騷然。容保自部署兵扼白川、長岡及西南諸道，以與官軍絕。官軍來攻，不利。我兵突進，所在鹵掠。以峙軍須。已而官軍攻白川，我兵邀戰。自辰至午，勝敗未決。官軍奮怒，短兵



薄寨我兵豫圖之。以小隊衝官軍後。官軍前後受敵不能支。遂大潰。五月朔。官軍分兵三道來攻。白川我兵守黑川口。亡命隊守江戶口。仙臺。棚倉。二藩守棚倉口。而棚倉口先敗。官軍追躡。棚倉兵奮戰多。死之。於是黑川。江戶。二口亦皆敗。官軍乘勢。全入白川城。城兵棄糧仗走。我將橫山主稅。海老名右門。死之。西鄉賴母。僅以身免。白川。奧羽。要衝。途通八方。據之則攻守兩便。故兩軍交爭之。至是我兵遂失之。乃拔大田原。縱火城下。城主大田原某出而走。官軍已拔白川。據之。將援大田原。我方寡兵。察終不可守。棄城而

退。先是上杉氏應我。因以撤北境之戍。專守三面。時水戶入市川。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率兵四百。自越後入。投我軍。容保使之扼長岡。小千谷諸道。市川等爲官軍所破。走投長岡。時我兵拔長岡。據之。官軍已破小千谷。進陣信濃川。西岸。我兵守榎峠。始見口。及金倉山。險榎峠。左川。右山。爲長岡要路。已而失守。官軍乘之。我兵邀戰。不利。走入長岡。官軍追躡。環攻長岡。互有勝敗。居十日。我兵出圍。妙見口。及榎峠。以絕其援路。官軍將黑田了介。山縣狂介等。以精兵腹背來擊。別將三好軍太郎等率兵二百。乘曉霧。涉



信濃川時霖雨水漲舟殆覆軍太郎等纔達前岸橫  
衝我壘我兵狼狽棄守而走當是時官軍別部三百  
餘人自植下村濟信濃川於是榎峠妙見口官軍會  
之鼓譟齊進我兵不能支遂火長岡擁城主牧野忠  
恭退于椽尾尋拔金崎將略與板擊官軍于島崎官  
軍設伏我兵謀知之轉取見附分兵逼新發田上杉  
氏將佐等議曰溝口氏首鼠兩端今而不討之恐貽  
禍六月三日合仙臺米澤及我兵攻新發田城主溝  
口誠之進請降米澤部將三浦清藏說曰宜出質于  
我以表信也不然則旗鼓相見耳五日誠之進出城

舍清水谷將出為質於是我兵退次五十公野仙米  
二藩次松崎沼垂時新發田土民四起撤橋梗道以  
沮城主北行明日土民數千鼓譟填咽城下請以死  
守誠之進父前主膳正直溥饗清藏等曰土民嘯聚  
蓋有嗾之者而勢不可制也子其謀之清藏等退議  
曰土民不可以口舌服焉九日仙米諸將會五十公  
野徵新發田老溝口內匠等讓背約數事且使之出  
其謀主十日內匠等致謀主二人于我軍乃就視之  
陋劣不類其人諸將怒其詐遣歸是夜內匠來約出  
兵會米澤將大瀧新藏至于軍乃曰新發田出兵則



何必取質為。於是溝口氏獲不為質。初奧羽連衡。以越後事。委上杉氏。越後為上杉氏舊國。是歲係曩祖謙信三百年祭辰。有賑濟越人之意。故新藏等優待溝口氏。如此。十一日。溝口氏出兵數百。會我師。是時官軍列寨。出雲崎。我牙兵陣志戶橋。及椽尾。相持涉日。十二日。容保出兵。襲白川城。城兵逆戰。和田山。我兵潰。部將遠山伊左衛門奮鬪死之。餘眾保古天神。及米村寨。城兵乘勝來攻。我兵羸敗。終棄寨而退。先是東名之敗。法親王公現逃。投我會津。至是公現出。舍仙臺。以煽我軍威。而官軍輿越二道來逼。我軍既

失白川長岡。而新發田亦屬官軍。官軍刻日將破。越後口。忠恭部將河合繼助偵知之。二十四日。將死士五百人。待夜。潛過官軍列寨間。直薄長岡。縱火。市塵我兵望之。萬砲齊發。繼助乘勢豨突。官軍驚潰。詰旦我部將佐川官兵衛。及上杉氏部將千阪某。齋藤某等。相議曰。河合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眾皆餒於敵。即起衝大黑寨。又出一隊。間道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繼助兵犄角。大破官軍。逐北。斬獲亡算。是役也。繼助謂眾曰。曩在見附。屢謀復本城。會河水暴漲。不能進兵。今而不攘敵。士氣沮喪。大事恐去矣。願諸



子乘機破敵。會師長岡。直濟信濃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圖也。於是衆俱挺進格鬪。遂復長岡。然繼助身被數創。數日而死。自是兵勢不振。二十九日昧爽。官軍乘大霧。自妙見口橫斫我營。我兵以復長岡稍懈。遂大敗。官軍乘勝鼓譟來薄。縱火四方。諸營棄守而走。於是長岡復爲官軍所陷。長岡自五月至是數懼。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畧盡。蕩爲荒野。當此時官軍別部新自海路來。據新發田。精銳不可當。連陷水原。新瀨。勢如破竹。上杉齊憲將。上杉主水陣見附。松平定敬將。山脇十左衛門陣。日浦。酒井忠篤將。石

原多門及我將佐川官兵衛陣志戶橋。乃相議曰。敵已據新發田。絕我糧道。腹背來薄。則我兵寡不足以當之。爲今之計。唯在退扼信濃川。出兵於若松。米澤以討新發田耳。衆然之。獨上杉主水奮曰。今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不如濟川先拔與板。而後擊新發田也。議輒不決。於是告急。容保以乞援。已而上杉氏兵在越後者。將撤守就國。先鋒已退過八十里阪。我兵馳要之於途。諭曰。貴藩撤守。則我軍孤。而川西之兵悉餒於敵。我何以望他日耶。上杉氏部將千阪某曰。聞東北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以故寡君傳命。



班越後師專守吾封境也。且先鋒已退。吾又已報警於川西。約其上途。度當漸東。請子等努力以拒敵。亦寡君之願也。是時川西兵退。次加茂。蓋上杉氏知勢不可支。歸順意已決。云。而白川口官軍分兵逼仙臺諸藩。容保以間糾合諸隊。申嚴邊境。守備東則大平。勢至堂石筵。西則八十里阪。南則五十里阪。鹽谷板室。諸寨將士頗精銳。然新發田已歸順。米澤退兵。官軍乘勢。八月四日陷村松城。城主堀直賀出走津川。我兵漸退。蹙赤谷石間二關。官軍攻赤谷。我兵邀戰。官軍部將三宅小左衛門等督衆奮鬪却之。詰旦

官軍大舉取赤谷石間二道。進陣諏方嶺。容保以兵五千扼會津川。別使兵三百守谷澤村。官軍在西岸連日砲戰。互相持二十日。白川口官軍發二本松將登方成嶺。嶺在會津二本松間。我兵俯擊之。官軍不撓。我將田中某分兵橫擊官軍。不利。石筵二枚橋諸寨亦失守。衝圍而退。是役多喪。我良官軍尾擊二十日。進入猪苗代。我兵方在戶口。乃撤橋而防之。亦不利。部將秋月某死之。二十三日昧爽。官軍薄大野原。我兵邀戰。不利。部將上田某死之。餘衆退守瀧澤村。初容保編諸隊爲四。曰朱雀。最銳。曰青龍。次之。而



續日本外史 卷五  
老者爲玄武。幼者年自十五至十七爲白虎。是日白  
虎隊戰龍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纔十六人。苦戰移  
晷。知力不可支。馳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以爲城  
既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耦刺而死。官軍乘  
勝直薄城。容保時在龍澤村。收兵入城。官軍尾擊。拔  
我外郭。進衝南北二門。北門兵叢銃連射。一無虛發。  
官軍沮糜不能進。南門將入。江總助安藤市藏等與  
精兵數十人。揮槍突出。呼曰。薩長奸賊矣。吾代天誅  
之。直殪數十人。官軍辟易。殆敗。當是時。我精銳多出  
戍疆外。其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穉耳。然而雖致仕養

老者悉出守郭。至是白髮禿顛。皆揮槍死。干敵先。是  
容保令曰。衰老猶步者可出守郭。不能者藏之。於是  
婦女耆耄亦執兵而出。戰無一不當。十有小原右衛  
門者。嚮戰白川。被創卧於家。及事急。策馬將入城。官  
軍銃而斃之。初。右衛門守東面。佐川官兵衛守西面。  
山川大藏守南面。戰狀皆可觀。云而我老田中土佐  
神保內藏助出在北郭。聞急。剗腹而死。西鄉賴母挈  
其子入城。母及婦女與族西鄉小森町田等。妻子縱  
火于家。偕伏刃而死。容保爲京都守護。日賴母勸其  
辭職。失容保。旨得罪。及戰守。急出視事。聞白川陷。謂



事不可爲也。乃主唱歸順說。與諸將士議。遂不合。無  
幾間行。北走仙臺。航至箱館。及軍敗。就降。內藤可隱。  
上田爲閑。野村監物等。年可七八十。皆刺其妻子而  
死。或婦女殺兒入城。或在家自刃。容保乃使城中婦  
女看護。創疾製造彈藥。二十四日。城兵出擊官軍。互  
有死傷。中野平內女。名竹者。揮薙刀奮戰死之。是歲  
三月以來。松平定敬。牧野忠恭。坂倉勝靜。小笠原長  
行。及亡命將竹中丹後。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舉兵  
東北。抗官軍。不利。皆來投我會津。至是。定敬等以下  
將士九十六人。北走米澤。尋投仙臺。俱謀再舉。於是

亡命烏合。徒及定敬等。從兵亦稍稍出城北走。圭介  
再還會津。謂曰。吾扼石筵而失守。無復面目。見諸子  
今方殊死血戰。以謝之耳。乃約曰。吾率兵出突敵後。  
比砲聲震。精兵出城。高久村兵自西進。三面掩擊之。  
則城下之敵可走也。因約期。至塩川村。二十五日。黎  
明。城兵出擊官軍。於天寧坊。官軍却襲其後。我兵不  
利而退。是夜復襲官軍。官軍伏城北人家。出沒發砲。  
城兵射火箭燒之。官軍頗苦。當是時。越後口官軍據  
平地。我兵壘山上。挾會津川相持。官軍屢濟川來襲。  
我兵擊却之。於是乘勢欲悉銳力戰。入越後。適會津



敗報至。二十六日。焚谷澤村營。引兵轉戰車峠野澤。皆不利。二十八日。退陣船戶。及東芳賀。阻川相持。官軍連射巨炮。我兵結寨水岸。鑿地穴居。避丸。船戶距會津。厓五里。圭介在塩川村爲策應。是日。官軍自猪苗代進。取小田山。小田山距城甚近。可俯瞰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兵力拒。容保別出兵爭山。官軍築寨於城東南。連射蹙城兵。官兵衛乃議曰。願率精兵千餘。刻期以決戰。容保然之。乃賜正宗鍛刀。於官兵衛勞之。衆感奮。二十九日。官兵衛率兵出城。容保送諸鼓門。官兵衛乃分兵擊官軍寨。官軍力拒。官兵衛

轉戰長命寺。及穢多坊。伏兵林藪。狙擊殪官軍無算。我兵亦多死之。因修寨堡。分兵戍數所。以通西南糧道。容保出兵搬運米。致薪炭。村民亦負擔餅菓輸之。城中絡繹不絕。因是獲城中食不乏。先是城中撞鐘。徹三十餘日未斷。我兵出在城外者。聞鐘聲。知城未陷。城兵或放紙鳶於城上。以示我餘暇。初。官兵衛刻期出戰也。遣使塩川村。豫約大鳥圭介應援。至是圭介不應。因以愆軍機。是夜。官兵衛還城。竊憾圭介。食言。九月五日。官軍自南者。拔大內關山。長驅至飯寺村。於是乎。城中糧道殆絕。飯寺村距城半里。官兵衛



聞警出戰。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亦自城東來援我兵。材木坊者先潰。官兵衛叱咤使之反戰。扼片原柳原諸坊。而守南境者亦稍稍來援。官兵衛吶喊合擊。官軍潰走。時我西面兵尚守船戶。於是官軍自南突進。略阪下橫衝船戶。軍後我兵顧拒之。水南官軍擣其虛。我兵前後受敵不能支。至是越後口亦皆敗。諸隊退入城以固守焉。大鳥圭介察其不自支。棄塩川村。潛行至米澤。上杉氏不納之。遂投仙臺。我將士議曰。潛兵南出以決戰。容保然之。官兵衛乃自南坊出。適我別隊自西來。會使之襲飯寺。不利。

而還。因部署諸隊。向大內。官兵衛欲別悉甲間行。襲白川。以通仙臺。時城中糧方盡。容保乃使人報官兵衛。先開糧道。官兵衛分兵戍南方。諸營親率別隊至高田村。使放兵四出。聚糧。將破圍輪城。時環高田四面皆官軍。容保屢出兵乘夜襲官軍。官軍不熟地理。殺傷過當。十四日我兵出襲。詎訪及小田垣營不利。官軍以火箭連射。牙城。城兵力拒死傷頗多。十五日官軍大舉齊薄城。我兵嬰壁守之。官軍不能前。容保乃出兵。西與高田村兵夾擊。破之。時上杉氏既歸順。出兵為官軍先導。我軍援絕。勢蹙。糧仗亦不支。且



聞仙臺諸藩不振。乃有請降意。將士相議曰。孤城受天下大兵。死固其分也。今日豈可說降乎。不如枕城決戰。慰死者於地下也。或曰。不如出首謀。以申雪君罪。救無辜之民。紛論不決。於是容保下令曰。敢抗官軍者。唯有死耳。老臣一瀨。要人出戍。一瀨至。是爲官軍所破。死之。十八日。官軍大舉圍高田村。我兵不能支。大內一瀨敗兵。稍稍來聚。因屯田島。要擊官軍。斬獲頗多。然以勢不可終支。容保竊議降。十九日。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至上杉氏陣。請旨上杉氏兵避嫌。押送之。官軍牙營勝任胤永謝罪。乞降。官軍參

謀聽之。乃授旨二人。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致城地兵仗。二十三日。容保命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是日。容保携嗣子喜德。及老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內藤信節等。出降。因上謝罪書。約致城地兵仗。退入妙國寺。以待命。城兵凡五千餘人。皆降。佐川官兵衛猶在城外擬戰。及容保手書至。就降於塩川村。初。官軍之薄城下也。四疆險路。不能搬砲。纔齋十二斤砲耳。故以大兵環攻孤城。經三十日。不能拔。然官軍皆用連發銃。而我兵多用一發銃。所以累敗。也。十一月。官軍搃送容保父子于東京。刑首謀萱野長修等。



數人。十二月詔，錮容保于鳥取邸。喜德于久留米邸。後徙容保于和歌山邸。明年詔賜斗南三萬石于保。科容大以存先祀。容大容保子也。

續外史氏曰：越前舊係南朝統轄。而新田義貞死於王事之地也。一旦為足利氏所橫奪。久之朝倉柴田諸氏代領焉。於是乎州人絕無勤王事者矣。慶長中，松平秀康受封越前。秀康為新田氏遠裔。乃建義貞祠祀之。使人知義之所係焉。嘉永安政之際，有橋本左內者，首倡勤王。為幕府所忌，遂死刑。越前氏慨歎惜之。自是州人用意王事者不鮮矣。乃足觀建武延

元之舊也。嗚乎！越前氏以新旧氏之裔，居義貞死節之地。其不與於朝敵亂賊者，一足由之歟。會津氏之先正之為德川秀忠次子，亦係新田氏之裔。乃倡勤王。志嚮朝家。其輔翼幕府，所自守。有大可觀者矣。而子孫世居會津。獎勵部下，申明大義之所在。何圖際元治之變。機務或與西南諸藩不相協。其處浮浪志士。一極慘刻。以故議者或毀之。然廷議亦倚據不一。及王政維新之際。怏怏不懌。終為奧羽亂賊之倡首。蓋可惜焉。若移不懌之心為相懌之心。俱起勤王事。可謂不背正之之心也。謀不出於此。以取敗壞。雖勢



出於不得已而誤機務之所致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會津氏之謂也。歟。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終



